



大同日报融媒

熬夜帖

王祥夫

说来有些好笑,我的家人,从来都不把我是个作家当回事,也就是说,并不因为我是个作家,而且还算是个不错的作家当回事,不过想一想这也是极其正常的,亲情高于一切,你和家人在一起还摆显什么文学?所以,和家人朋友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从来都没觉得我有什么地方与众不同。当然,那种感觉,那种突然觉得自己多多少少有点与众不同的感觉有时候也会有,那就是在熬夜的时候。

我的熬夜在朋友中是出了名的,写小说熬夜,熬夜写小说,夜里写小说的好处是不会受到一点点干扰,可以说,好的小说一般都是夜里写出来的,熬夜让我觉得自己有些与众不同的地方是,这时候人们早就睡下了,周围是那么的

寂静,而我却清醒着,而且越来越清醒。我现在还能常常记起写小说写到了后半夜,也就是凌晨三点多的时候,不是困倦难当,而是饿,便会轻手轻脚去到厨房找一口吃的,冷馒头或者再有点豆腐乳,此刻,普天下的人们都在梦乡里,我一边吃东西一边会轻轻推门出去,去院子里活动活动筋骨,我站在我家北边的那个极小的院子里,一时夜色青森,繁星满天,猎户星座和仙后星座都在天上,我只觉他们便是两个人,正在朝下静静地俯视着我。此刻遥远的地方忽然有爆竹“噼啪”爆噪地响起,在这样的夜里,虽只有四五响,但不知多少人会被惊醒,便知道明天有人家要办喜事,按照我们这里的习俗,第二天办喜事这个时辰是要放爆竹,爆竹响过

后,忙着办婚事的人家便会开始新一天的忙,灯光下一切都新鲜而充满满意。在这样的夜晚,写累了,往椅背上靠一靠,我还常常想起在母亲怀抱里的事,那是家里有客人,都坐在那里说话,我已经玩累了,被母亲抱在怀里,其实我还醒着,是努力不让自己睡着,却听见母亲对旁边的人说,“还是小孩子好,说睡就睡着了,说睡就睡着了。”其实我还没睡着,我想对母亲说我还没睡着,但母亲这么一说,我如果真就睡着了。但即使是睡着了,我还是能感觉到母亲把我从她的怀里轻轻放下,给我轻轻地把衣服脱去,又给我把被子轻轻盖好。这样的夜晚是多么美好。我在夜里每每想起这些事,忽然就像是眼角有了泪,抬起手来,而果然是泪,再

看看表,已经是凌晨两点多了,再写一个小时吧,我听见我自己对自己说。我的许多小说就是这样熬夜写出来的,即使是现在,一篇小说写顺了手,就会一直写下去写下去,一直写到后半夜,看看表,竟然又已是凌晨。还是老习惯,我还会轻手轻脚去找口吃的,然后推开通向露台的门站在露台上活动一下筋骨,我现在住在六楼最高层,抬起头看看,四下里望,可真是无边的夜色青森,繁星满天。



一个两手空空的人,只有我知道自己带走了什么。

田野是一本自然天成的书,充满喜悦与启迪。你可以看它是贫瘠是辛劳,也可以看它是踏实是富足。但有一点,它不会让人迷茫。在田野里,不管自然条件如何,每一朵花都会努力开放,每一粒种子都会努力结出更多的籽实。不管经过多久的干旱,只要有一点机会,都会野蛮地生长。我常觉得田野里的植物有一种不屈不挠野蛮生长的勇气——你不征服自然,就要被它征服!

人何尝不是如此。天下事无难易,为之,难者亦易;不为,易者亦难。你不主动抓住机会成长,就可能被淹没于生活中的各种困难里。于尘世中征战,必须要有野蛮生长的勇气。同时也要有胸怀逸致的空明,才能给自己找一个平衡点,进能掌控生活,退能养颐身心,活出自己的清喜。

秋天的村庄

马亚伟

秋天是村庄盛大的节日,整个村庄都洋溢着喜悦和幸福。天高云淡,大地丰饶,金风送来一派绚烂。村庄被丰收的田野包围着,四面八方都是馨香的源泉。庄稼地、果园、菜园,到处都散发着秋天的芬芳。村庄仿佛秋日童话里的美丽城堡,见证着田野又一轮的收获,也为秋天的故事续写新的传奇。

秋日带给村人们无限欣慰,春耕,夏耘,终于到了秋收的时候。付出的汗水化作了沉甸甸的果实,付出的心血化作了沉甸甸的收获,世上没有什么比这更幸福的事了。村人明白,土地是最忠诚可靠的,春天种下什么,秋天就会收获什么。春华秋实,这是最朴素简单的道理。

秋天的村庄无须张灯结彩,大自然会给村庄涂上最喜庆的色彩。秋天的原野简直就是一幅多彩的长卷,每至秋天,大自然的创作热情都会空前高涨。秋天的色彩比春天和夏天更丰富,更精彩,更厚重。大自然的巨笔在尽情挥洒,要把秋天的画幅描绘得绚烂到极致。绿色依旧是田野的主色调,不过绿色的版图缩小了不少。很多农作物都在秋天悄然改变了颜色,它们听从了秋风的召唤,以另一种色彩来彰显丰收的盛大与喜庆。你去看吧,缤纷的色彩把田野装扮得像美丽的新娘。秋天的田野迎来属于她的幸福时刻,金黄的谷子,火红的高粱,黄灿灿的玉米,雪白的棉花,红彤彤的苹果,黄澄澄的鸭梨……盛装出场的新娘,美得惊心动魄。每到这样的时

候,我都感觉到词穷。秋天的色彩太丰富,太神奇,我不知道该如何描绘。而秋色最能触动画家的创作灵感,他们创作出无数经典之作。但是,没有任何一幅比得上大自然创作的神奇画卷。这幅神奇的画卷,酣畅淋漓,豪迈奔放,饱含浓情。除了这些性格外露的果实张扬着秋日豪情,还有一些默默无闻的果实藏在土地里面。花生、红薯之类的果

实,它们性格内敛,不事张扬,但同样奉献出秋天的一份馨香。丰富博大的秋日田野,到处都是宝藏。

村庄与田野是密不可分,是浑然一体的。年年岁岁,村人种下庄稼;岁岁年年,庄稼养育着村人。不知道庄稼枯荣了多少次,也算不清村人延续了多少代。只知道代代传诵的故事中,少不了庄稼的影子。人与庄稼,互为依赖,彼此依存。秋日村庄,是一场盛会,村人热情地投入其中,尽享幸福时刻。村人走在乡间的小路上,眉眼里都是笑意。大家见了面,热情地打着招呼:“三婶,今儿去收玉米吗?”“是啊,今年的年景好,玉米大丰收!”

人们把秋天的果实带回家,装点自己的屋院,就像过春节的时候贴春联、挂红灯笼一般。大南瓜采摘回家,放在窗子下,农家小院立即增色生辉;玉米棒子掰回家,挂在屋檐下,仿佛给屋子镶上了一道金边;火红的高粱穗子点亮朴素的小院……秋天了,家家户户都是喜庆的模样。

土地博大,养育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庄稼一茬又一茬,源源不断地为人们输送丰收的果实。金秋硕果香,家家采摘忙,村庄唱响了一曲欢歌。

秋天的村庄,是盛世的华章,谱写出了一曲欢乐幸福的歌谣。



秋日物语

罗裳

西风引路
一叶梧桐,轻轻地
叩响我的门扉

花朵要对季节说的话
都结成了果实
像甜蜜的往事,挂满枝头

汗水与雨露养大的稻子
学会了低头
时刻准备交出一穗穗金黄

南瓜浑圆,躺在草窝
辣椒举起灯笼
照亮小路上奔忙的箩筐

被风摇响的豆荚
撒下一地星星
惊起草间几粒虫鸣

雏菊温婉,矜持地等待
迎亲的蝴蝶
正骑着阳光赶来

我家住六楼。
“咕咕咕……咕咕咕……”一连几天,都听到斑鸠叫,声音清晰透亮。起初,也没在意,以为临时落脚,歇过便离开了。

“咕咕咕,咕咕咕”,清晰的叫声再次传来,我下意识去看,是一只漂亮的斑鸠,蹲在对门的窗户外。非常意外,那里还有一个巢,在倾斜的储物筐上。哦,这时我才记起,对门常不住人,斑鸠显然清楚这点,要不然它的巢不安全。哎呀,这鸟儿,了不得,懂得险中取胜,既选择了理想的高度,还规避了被破坏的风险。

从此,我便和斑鸠做了邻居。它在巢里孵它的卵,我在厨房做我的饭,我们就这么近距离相处着。根据



清泉石上流

盛利者摄

我的斑鸠邻居

高进宝

我的经验,这是一只雌鸠,整天卧在巢中,不吃东西,也不起身,没见它的伴侣,但可以断定离得不远。我见过母鸡孵蛋,见过鸽子孵蛋,不在露天的环境,遭的罪不多。斑鸠不一样,遇上下雨天,只能淋着。身下的卵,自己的命,别说是下雨,就是下刀子,也不离半步。隔着窗户望,斑鸠埋着头,一动不动,如雕塑一般。迷离的雨雾中,我仿佛看到它的决心,看到卵壳轻轻地弹动。

终于,那身影不见了,它的付出有了回报,两只毛茸茸的小斑鸠来到这个世界上。小家伙还不急着吃,雌鸠赶紧去舒展一下,提提气,养养神,补充补充营养,恢复恢复体力。接下来,我的邻居忙上了,它要为新生命提供足够的食物,确保它们茁壮地成长。有几次,我偷偷地去看,巢里只有雏鸟,成鸟不知在哪儿。一个巢,一个家,两只变三只、四只,再忙也不停歇。鸟如此,兽如此,人也如此。

斑鸠数量增了,可并不吵。后来,每次远远打量,我都小心翼翼,生怕惊扰它们。或许,这只是掩耳盗铃,那点把戏早被看穿,以筑巢的智商而论,这行为很可能是门背后吃馍馍——自己哄自己。

小斑鸠疯长着,奋力扇动翅膀,做飞翔的准备。“咕咕咕,咕咕咕”,我又听到熟悉的鸣叫声,不是一只,是好几只。“咕咕咕……咕咕咕……”忽然,叫声远去了,再看那个巢,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了。

这是与我作别吗?这是小斑鸠的成年仪式吗?斑鸠夫妇完成使命,飞到别的地方了。作为它们的邻居,我是兴奋的,开心的,我珍惜与它们的相遇,留恋那咕咕咕的叫声。

跋陀及武术

杨刚

四年,即公元490年。

那是一个北方统一、众家汇聚、东西融合、创造出新的昂扬时代,云冈石窟已具有规模,从第一期的昙曜五窟向东延伸继续开凿,第5第6窟、第7第8窟、第9第10窟等代表性的双窟,以及第11第12第13窟一组三窟,无论外形上的立柱长廊还是内容上的异域元素,都在恢宏的造型中显示着帝国的繁荣和开放包容。据《续高僧传》第十六卷记载,跋陀在平城受到热情款待,孝文帝更是对其“敬隆诚至”,“别设禅林,凿石为龕”,“国家资供,倍加余部”。

跋陀在平城生活、修行5年后的太和十九年(495),厉行改革的孝文帝为了进一步推行汉化政策并在与南朝的争霸中占据主动,开启了迁都洛阳的旅程。跋陀跟随孝文帝来到了洛阳,入住用于禅修的“静院”。跋陀“性爱幽栖,

林谷是托,屡往嵩岳,高谢人世”,于是孝文帝又在少室山为跋陀敕建寺院,名为少林寺。《魏书·释老志》载:“又有西域沙门名跋陀,有道业,深为高祖所敬信。诏于少室山阴立少林寺而居之,公给衣供。”此后,跋陀便住持少林寺,成为少林初祖。

也正是从这时,跋陀吸收着各有所长的弟子,如翻译经文的中印度僧人勒拿摩提(意为宝意)、北印度高僧菩提流支(意为道希),如精于武艺的郗下僧稠等。也正是从这时,武术和佛教开始奇妙地结合,少林寺的禅学历史和武学历史同步开启,一个个大师将从这里涌现,无数精彩的传说将留给后世。

僧稠俗姓孙,北魏太和四年(480)出生于郗(今河南安阳)。13岁时成为郗下寺院的一个小沙弥,勤学武艺,不断修炼。北魏延昌二年(513)入跋陀门

下成为弟子,武术随之进入少林寺。跋陀很欣赏僧稠,“自葱岭以东,禅学之最,汝其人矣。”7年后僧稠深得跋陀禅学精粹,跋陀“年渐迟暮,不预僧伦”,便对僧稠“委诸学徒,自相成业”。公元520年,作为跋陀选定的接班人,僧稠成为少林寺历史上的第二任住持,即少林二祖。此举直接影响了少林寺僧众习武风气的发展,也奠定了少林武术的基因。经过后续发展,“武”由“术”上升到“学”的高度,最终“少林武学”成为包含运动技术、制度和思想的文化体系。2006年少林武术以“少林功夫”之名人选第一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直到今天,习武者仍在享用少林武学的历史成果,接受它的文明信息。

今天,武术项目在各种运动会上大展风采之时,回望北魏及跋陀和僧稠,我们说正是15个世纪前兼容华夏、天下一家、开放包容、刚健雄浑的那个时代,无论你是从印度远道而来还是从太行山东侧就近走来,广阔的舞台总是给有志者提供绽放的机会,多元聚合、再造创新,禅与武结合化生出中华文化的新

成果——这一被定名为“少林功夫”的文化之花不仅闪耀在中华大地,而且外溢到周遭影响了无数人的认识、生活乃至世界体育格局。

我们说跋陀是一位东西文化集大成者,是一位智慧和胆识聚于一身的高僧——正是在他的言传身授之下促进了中华禅学一脉延续,正是在他的赏识、支持下提早完成了住持更替,让武术在少林寺有了系统性发展的机会和平台。僧稠作为少林二祖则不负众望、继往开来,不仅是“带艺入寺”的第一位武僧,也是禅学大德,掀开了少林寺发展史上以“武”闻名的新篇章。

薪火相传,少林武学集技击、艺用和体用于一身,承载了丰富的中华思想内涵,已然成为一种世界性的身体文化形式,洋溢着磅礴的生命力,无论是体育竞技场还是在跨文化交流中,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体育奖牌闪耀、掌声雷动的时刻,让我们铭记开启隋唐文明的重要源头北魏,让我们铭记印证那个“风流竞逐、异彩纷呈时代”的跋陀和僧稠等历史人物。